

祭『九·五惨案』

2022 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在 80 年前，新马惨遭日军铁蹄入侵，华侨先辈被日本鬼子惨杀肃清，使我们失去了多少肉亲。。。

可是，走在大街上，看看周边，一片和祥，虽然人人带着口罩，但是都在忙着讨生活，赶着办自己的事，80 年前的事，还有谁会在意呢？

4 月的一天早上，当我得知一群有心人在古来为英烈们竖起了一座纪念碑的时候，非常非常吃惊！为什么？因为本以为已经被人遗忘的事，竟然没有被人遗忘！本以为还会有谁管的事，真的有人管起来了！！本以为不会发生的事--竖立纪念碑，竟然发生了！！！

我的祖父林揆义是马六甲『九·五惨案』的烈士之一。9 月 5 日，那是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之后，第三个星期三。在那一天的黄昏，马六甲的日军干下了一宗滥杀地方领袖的罪行。当时，整个亚洲，处处充满着欢呼胜利的民众，手舞足蹈。可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接交”，并不是在 8 月 15 日一天就能“完成”的手续。拥有强悍的抗日武装部队的战场的话，立即有我方军队接管，可是，英国殖民地的新马缅甸的土地上，哪里有英军的人影，他们不是在俘虏营，就是在遥远的印度。

而且，在亚洲各国举行的日军受降仪式是以美军为轴心展开的。首先是日本向盟军投降的仪式，被订在 1945 年 9 月 2 日，在东京湾美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代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9 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之下，乖乖地在投降书上签字。

国民政府则安排在第二天的 9 月 3 日，在南京举行日军受降仪式。

新加坡的日军受降仪式则被大英帝国安排在 9 月 12 日。那是因为英军少爷兵乘坐的军舰将会在 9 月 3 日才抵达檳城，4 日才抵达新加坡，并计划在 9 月 5 日开始实行《英国军事管制区》（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 至 1946 年 3 月底），英军主要是想先开展战争损害状况的初步调查与评估等工作之后，才举行受降仪式。

换句话说就是，从 8 月 16 日开始直至 9 月 4 日为止，新加坡和马来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高高在上的英国统治者把管理治安一事，草率地交付给投降后的日本兵，请他们“友情客串”！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发觉情况不妙，为了维持秩序和解决治安问题，马六甲和麻坡各地，以马共为首的社区领袖纷纷出来，成立人民委员会。战前曾任马六甲三校董事的祖父林揆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 9 月 3 日获委任为民意采纳主任。

也是国民党员的祖父还连同几位志同道合者利用一间日本小报社留下的设备，于第二天的 9 月 4 日出版了马来亚光复后的第一份华文报《大众报》，这下子就激怒了日本宪兵队长龟泽松年大尉和大本清范少尉，两个鬼子于是在第二天的 9 月 5 日下午 4 时率领宪兵十人，包围了正在鸡场街琼州会馆内举行光复庆典的人民委员会干部与支持者，然后等天黑之后，把他们运到孕妇岛上的 一口井旁，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刺死，除了途中逃走 5 人之外，一共牺牲了 9 名烈士。

事后坡甲的人民委员会向回到马六甲的英军报案，得到马六甲战犯法庭（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理，最终判处两名军官龟泽和大本死刑，并且在 1946 年的同月同日执刑。本案审判记录保存于大英档案馆，编号 WO235/875。

『九·五惨案』不是一件孤立的仅有的案件，殖民地统治者的傲慢与怠慢给无法无天的日军提供了犯罪的时间和空间。著名的爱国作家郁达夫就是在同样情况之下，在他流亡的苏门答腊西部某个小镇，于 8 月 29 日被日本宪兵带走，据说在 9 月 17 日被处死于某处丛林深处，但是至今无人能够找到他的尸首，更加无法为他报案伸冤。

或许是爷爷在天有灵吧，笔者竟然在 1980 年考获一份留学日本的奖学金，既掌握了日语又搜索收藏到了当年的日军侵略新马之档案，更加凑巧的是，竟然在 2015 年夏天，就在祖父坟前巧遇日本著名的反战学者高岛伸欣教授和他所带领的《亚洲战争伤痕之旅》一行，从此展开了互访和学术交流，促进了双方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开拓了笔者和日本和平学者的交流网络。

图为 2017 年 8 月在马六甲旺梨坟场笔者（中间粉红衣者）与高岛教授带领的《亚洲战争伤痕之旅》一行合影留念，右一为佟暖兄，右 14 为明楷兄。



完